

◎ 吳靜安 撰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

三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靜安 撰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

三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長春

目 錄

第一冊

	襄公六年	襄公七年	襄公八年	襄公九年	襄公十年	襄公十一年	襄公十二年	襄公十三年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五年	襄公十六年	襄公十七年	襄公十八年	襄公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二年	襄公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	襄公二十八年	
	一	一一	二五	三九	七八	一〇六	一三二	一四五	一六〇	一四五	一三二	一	二四八	二六六	二八七	二九六	三一九	三三三	三七三	四〇〇	四五四	五〇五	五四六	一三三

目 录

二

襄公二十九年	五八一	昭公十二年	一一〇二
襄公三十年	六五〇	昭公十三年	一一四五
襄公三十一年	六八五	昭公十四年	一一九四
昭公元年	七二七	昭公十五年	一二〇八
昭公二年	八一五	昭公十六年	一二二九
昭公三年	八三一	昭公十七年	一二五一
昭公四年	八六六	昭公十八年	一二八三
昭公五年	九一五	昭公十九年	一二九九
昭公六年	九四三	昭公二十年	一三一七
昭公七年	九六三	昭公二十一年	一三七三
昭公八年	一〇一五	昭公二十二年	一三九五
昭公九年	一〇三四	昭公二十三年	一四二〇
昭公十年	一〇五八	昭公二十四年	一四四二
昭公十一年	一〇七八	昭公二十五年	一四五七

昭公二十六年	一五〇三
昭公二十七年	一五五三
昭公二十八年	一五八〇
昭公二十九年	一六〇九
昭公三十一年	一六三七
昭公三十二年	一六四八
定公元年	一六六四
定公二年	一六八五
定公三年	一七〇〇
定公四年	一七〇五
定公五年	一七一一
定公六年	一七六七
定公七年	一七八五
哀公八年	一七九五
哀公六年	一八〇九
哀公七年	一八二四
哀公五年	一八四七
哀公四年	一八六六
哀公三年	一八七五
哀公二年	一八八七
哀公元年	一九一三
哀公四年	一九三四
哀公五年	一九五六
哀公六年	一九八三
哀公七年	一九九三
哀公八年	二〇一二

目
录

哀公九年	一〇四一	哀公二十年	一一三〇
哀公十年	一〇四五	哀公二十一年	一一三五
哀公十一年	一〇五五	哀公二十二年	一一三七
哀公十二年	一〇八七	哀公二十三年	一一四〇
哀公十三年	一一一三	哀公二十四年	一一四六
哀公十四年	一一一九	哀公二十五年	一一五二
哀公十五年	一一五五	哀公二十六年	一一五九
哀公十六年	一一一九	哀公二十七年	一一八〇
哀公十七年	一一七二	哀公二十七年	一一三〇六
哀公十八年	一一一九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后記	一一三〇六
哀公十九年	一一二三		

經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疏證〕 郝敬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况大夫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注〕 劉歆以爲魯、趙分。

〔疏證〕 元史曆志：「姜氏曰：六月乙巳朔，交分不葉，不應食，當誤。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曆推之，是歲九月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誠壽恭曰：「甲申一二二八年，積月一三八二七閏餘，正清明，閏在五月前，積日四〇八三三三，小餘二十一，大餘二十三。正月丁未朔小小餘六十四；二月丙子朔，大小餘二十六；三月丙午朔，小小餘六十九；四月乙亥朔，大小餘四十一；閏月乙巳朔，小小餘七十四；五月甲戌朔，又置是年積日一百四十七，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七十四並之，滿周天除去之。餘一八六五七六，滿統法而一得積度一二一度餘三五七，命如法，含辰在昴八度，又以積餘乘八千八十，乘入統歲入得九〇三三四四〇，滿統法而一得大餘五

八六七，小餘二八三，大餘滿六十去之得冬至，大餘四十九命如法，癸酉冬至，正月二十七日也。」王韜曰：「按：是年正月晦丙子冬至，中間應置閏，在四月後。然時曆並未有閏。經文所書六月甲戌朔日食，以法推之，此月並無日食。閭若璩以爲當在九月朔是也，九月癸酉朔日食，當西國八月十四日。」姜岌云：「「六月乙巳朔，交分不葉，不應食，當誤。」大衍曆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說是也。自漢以來，推算春秋日食者，如董仲舒以爲宿在畢，晉國象也。劉歆以爲四月二日，晉、趙分。杜元凱注：「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皆以傳文生義，不知此章傳文當在前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下，乃由錯簡之誤。後世明曆之士推在申月入交分，合食限。周之九月，實夏之七月也。然是年九月之傳，則有「丁卯，晉荀吳涉自棘津。」又有「庚午，遂滅陸渾。」若甲戌爲九月朔，無緣復有丁卯、庚午。與傳顯有不合，而與經書甲戌日食亦有未符。蓋日食自在十月甲戌朔，月建在申。昔人謂杜氏不諳曆法，所著長曆，只就經傳遷就求合，未可爲據，故駁之者甚多，且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參校春秋，已屬王有得失，不得悉合。矧在二千餘年之後乎？今以三統、四分術核算，並推得天正朔日丁未，九月朔日甲戌，無閏則十月。交周五官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五十六秒五十一微，入食限。日本貞享曆推是歲九月癸酉朔入交限，述曆作九月晦。」

秋，鄭子來朝。

〔注〕 說文：「鄭，東海縣，帝少昊之後。」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注〕公羊作賁渾，穀梁作陸渾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注〕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也。陳，太昊虛，伏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含。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公羊傳：「孛者何？慧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爾雅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平王四年，與吳戰。吳僚二年，與楚戰。」

〔疏證〕

劉師培戰例曰：「桓十三年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傳云：『不書所戰，後也。』注引服虔云：『下日者，公至而後定戰日。』據服說，以戰例均書日，然吳、楚戰長岸，經僅書時。又僖二十二年，宋、楚戰泓，成十六年，晉、楚、鄭戰鄆陵，于書日而外，別書晦

朔。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傳言戊辰晦，經僅書日，疏引賈氏云：泓之戰，譏宋襄，故書朔；鄖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鷄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孔疏謂左氏無其說，經不以晦示褒貶，其說至非。據賈說，是日月愈詳貶譏愈甚。經所譏貶，晦朔必書，則戰非晦朔而詳書日月者，亦爲貶例。即孟子所謂無義戰也。若遇晦，僅書月日，爲經文譏貶所弗加，則戰非晦朔而不書月日者，其例亦同。故長岸書時，猶之鷄父不書晦，均列在裔族，經弗致譏者也。由是而推，則經文書敗、書克、書取某師、書敗績者，譏貶淺深，視乎日月之詳略，或賈君之例然也。」又曰：「春秋之例，凡侵伐、滅、入、取邑之屬，或稱師，或不稱師。又傳詳戰事，經或弗書，詳略不同，易滋衆惑，以漢說知稱師所以明用師之道，書戰亦以明有詞也。若無詞不能敵有詞，則不書戰，斯例既昭，衆疑冰涣。」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

〔疏證〕杜預曰：「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

穆公賦菁菁者莪。

〔疏證〕杜預曰：「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

昭子曰：「不有其國，其能久乎？」

〔疏證〕杜預曰：「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李石曰：「小邾穆公朝魯，昭公燕之。因詩以觀禮者。賓主小雅二詩，相爲獻酬，自今視之，皆有體要。主人求所以重客，客思所以報主人者，何昔人能之，今人不能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懸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注〕漢書五行志：「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懸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禮記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周禮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疏證〕閻若璩曰：「己月之爲正月，不特見于左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其繁霜曷足爲災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

「亦孔之醜」是也。劉文淇曰：「杜注云：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慝，陰氣。詩云：正月繁霜」，鄭箋：夏之四月，建巳，純陽用事。周禮鄭注：慝，陰姦也。杜用鄭義。鼓人疏：此救日食用鼓，惟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太陽之精，于此爲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他月似無救理。尚書：季秋九月日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諸侯用幣，伐鼓于朝。還自攻責，若天子法，則伐鼓于社。昭十七年，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是也。如禮疏，惟正陽月日食，乃用幣伐鼓也。晉書孔愉曰：春秋，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尚書符：若日之有變，使擊鼓于諸門。孔愉以伐鼓于朝爲諸侯禮，則與禮疏合。鼓用牲于社，爲僭天子禮矣。杜注亦云：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自責即愉所謂諸臣自攻也。顧炎武曰：「莊二十五年傳：惟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之言，今載于此，或當有誤。」李富孫曰：「天子不舉四語是叔孫昭子之言，班志牽合爲平子之言，誤也。」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

〔疏證〕 沈欽韓曰：「平子以爲宜在夏之六月，非周六月，故太史云：是周之六月也。五行志云：正月，周六月也，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愚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陽，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

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注〕 五行志：「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李富孫曰：

〔盧植傳引作天子避位移時，按注引傳，仍與今本同，子幹或約記之辭。〕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注〕廣雅：「集，安也。」五行志：「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李尋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孔光曰：「臣聞日者，象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甚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六諺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一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失。」（漢書李尋傳、孔光傳）儀禮觀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春秋傳曰：「嗇夫馳。」」

〔疏證〕劉敞曰：「按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古人不獨以正月食爲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汪克寬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則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也。」沈欽韓曰：「嗇夫之名，不僅見于逸書，觀禮也。管子君臣篇：「吏嗇夫任事，人嗇夫任教，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注：「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按史記夏本紀：「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左傳所引夏書逸文當在仲康時。鶠冠子王鐵篇：「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此則古制如逸書所云者也。」董作賓曰：

代也。故夏書所載之日食，今可決定爲公元前二二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之日全食，即仲康元年甲申，九月壬戌朔之日食。」章太炎曰：「曲禮正義引音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于天子。』今謂此嗇夫非觀禮之嗇夫。據甫田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毛公釋『田畯至喜』云：『田大夫也。』此是其官，非司空之屬。其在周禮，蓋遂人、遂師近是。遂人：『中大夫二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曰嗇夫。』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注：『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所發斂者，是即雩之幣也。昭二十四年云：『日有食之。』梓慎云：『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是日食恒爲水旱，以稼穡懼水旱，故以其官爲掌幣吏。庶人共徒役者即遂人、遂師之徒百有二十人也。嗇夫之名施于諸官署者，猶僕射之名可施于諸官耳。此起于周、漢，而其初必爲主稼穡者之定名，夏時官名不與後世同也。」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疏證〕 舊疏：「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劉炫曰：「乃是不復以君爲君矣。」劉文淇曰：「光伯述議語，前則舊疏原文。」顧炎武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梁履繩

曰：「邵氏左鑑曰：日食而用幣于社，所以廣敬君也。今卒不行是禮，故曰不君君矣。」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注〕周書嘗麥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紀年：「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律曆志：「帝考德曰：「少皞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

〔疏證〕

惠棟曰：「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而有天下，號曰金天氏。」

沈欽韓曰：「律曆志：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路史注：「青陽，少皞之父也。」

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則少皞爲青陽之子信矣。劉恕通鑑外紀命曆序曰：「少皞傳八

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爲鳥師而鳥名。」齊召南曰：「魯是少皞之虛，鄭乃少皞之裔，故問之。」

章太炎曰：「自雲名以下皆不言官，則言名者，即爲名官。又下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是不必言官始見意也。」律曆志劉子駿引傳文，與今本文有增損，不關大誼，要當從古。唯昊字，今傳作皞，爲本字。志文蓋後人校改，當作皞矣。凡志言太昊、少昊者視此。子駿引傳而說之曰：「言鄭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然則鄭子所言，非特官名，即五德之運已舉。仲尼受學，非徒然矣。」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注〕史記五帝本紀：「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史記天官書曰：「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或作慶雲，或作景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云出。」文十八年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服虔曰：「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故以雲紀事。」（本疏）「黃帝以雲命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本疏）。律曆志：「易曰：神農氏末，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于阪泉，遂王天下，始重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疏證〕李貽德曰：「宋書符瑞志：黃帝軒轅氏，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景雲之瑞。此黃帝以上四代，用火雲水龍紀事，故服知黃帝以雲紀官，而以四時配之。夏官曰縉雲者，說文：『縉，帛赤色也。』字書：『縉，赤繒也。』故以代赤雲氏，則他官以色分可知矣。」劉師培曰：「即以命釋紀，兼以命釋名，以訓故之字代本字。」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注〕服虔曰：「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本疏）律曆志：「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張晏曰：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
〔百官公卿表〕晉語云：「炎帝以姜水成爲姜姓。」

〔疏證〕 李貽德曰：「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注：大火，心也。分野略例：于辰在卯曰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出木星，故曰大火。又曰：『柳，鶉火也。』注：鶉，鳥名。火屬南方，然則舉大火鶉火者，亦猶云東火南火耳。」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注〕 服虔曰：「共工以水名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本疏）律曆志：「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

〔疏證〕 李貽德曰：「共工以水名，而以春、夏、秋、冬、中配之，其五官當爲東水、南水、西水、北水、中水也。于水火言方者，白虎通五行篇：春，位在東方；夏，位在南方；秋，位在西方；冬，位在北方；土爲中宮。水火不可以五色分，而無地不足知當以方位分之也。」章太炎曰：「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解：『共工氏伯者，名戲，弘農之間有城。』共工之始，實是官名。故堯時亦有共工也。古帝王多由羣司百辟上升天位者，即以爲號。如神農即司農也。月令：『無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司徒之爲申徒，司、申一聲之轉。少昊者，亦官名。周書嘗麥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守于少昊以臨四方。』『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是黃帝使名清者，爲少昊而兼司馬、鳥師。是少昊爲官名也。越絕書計倪內經：『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昊治東方，袁何佐之，使